

市委书记落马牵出158名官商

湖南郴州官场腐败案层出不穷让人触目惊心

坐“直升机”上升的部长

他帮李大伦圆了最后一个场，两个多月后，他因向李行贿落马

5月23日，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最后一瞥。上午8点半的全国散文期刊联席会议刚刚开始，李接到一个电话后，向身边一名中年男子交代了几句，匆匆离开会场。

这名中年男子便是郴州市委宣传部部长樊甲生。

此时，他并不知道，在两个多月后，自己也将随李大伦走向末路。8月9日，他被通知到长沙开会，刚刚下车，便被等候在宾馆门口的专案人员带走。同时被带走的还有郴州市国土矿管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杨秀善。

新一轮的郴州官场大地震，其震源来自李大伦贪污案。湖南省纪委、检察院联合调查组透露：樊因向李大伦行贿而受牵连，一笔有据可查的赃款为60万。仅两天时间，樊甲生向省纪委供述的涉案金额即超过400万元。

翻看樊甲生的履历，有人称之为“坐直升机直线上升”。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他尚是资兴市兴宁镇光明村一

个民兵营长，由于“关系”处理“恰当”，终被调入郴州地委办公室。1986年，被抽调到安仁县工作组，事后便被留任县委副书记，继而被提拔任常务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等职。2002年，李大伦将其提拔进入郴州市委常委班子，协助一名工业副市长分管矿山。据知情人士称，正是此期间，樊开始向李大伦等人大肆行贿。郴州市纪委一名退休干部向记者透露，樊在安仁任县委书记时，市纪委便接到有关其贪污受贿举报，这是一名“政治前途黯淡”的官员。但这丝毫不影响其“迅猛”升迁。在2005年5月，樊甲生的政治生涯达到顶峰，受李大伦赏识，被任命为郴州市委宣传部部长。

在李大伦被“双规”后，主持宣传工作的樊甲生，指使市委宣传部下发了一个“三不准”文件：即不准给外来媒体提供新闻线索；不准接待外来媒体记者；不准与外来媒体记者联系、合作等。

窝案：半月上缴赃款上千万

限期交代问题的官员络绎不绝，省纪委将最后期限延长一周

在樊甲生被“双规”前，郴州官场腐败窝案就可见端倪。6月19日，李大伦案情已经明朗。湖南省纪委和省检察院联合在郴州召开全州市县处级干部通报会，针对李大伦案的表态是“四个特别”：即涉案金额特别巨大，作案手段特别狡猾，社会影响特别恶劣，案件性质特别严重。联合调查组规劝与李大伦有染的官员，在10天内主动自首，争取宽大处理。从即日起，最后期限为6月29日。由于交代问题的人数太多，络绎不绝，截止时间延长了一个星期。

据知情人透露，短短半个月所上缴的赃款达到上千万，“而这还不包括存有侥幸心理的官员”。一份形成于7

月4日，李大伦案移交检方之前，由湖南省纪委、省检察院联合完成的《关于李大伦案初步调查报告》称：据李大伦及其妻子陈立华交代，两人共收受贿赂1325万元；另有600多万人民币、12.2万美元、2000欧元、8000加元，未计入贿赂金额当中，是来自湘西、常德、郴州及省直等机关党政干部以拜节、贺寿、出国、儿子留学等名义贿送。

上述涉案金额共涉及158名党政干部和民营企业家。湖南省高层批示，此案“天理不容，彻查、彻查”。而紧随其后，郴州市国土矿管局党组书记杨秀善、市委宣传部长樊甲生的相继被查，表示了湖南省高层反腐的决心。

一商人被称地下组织部长

过去以李大伦为“靠山”大发横财的商人，如今也和李一起倒下

7月5日凌晨，湖南省纪委规定主动交代问题的最后期限。黄兆林夫妇的侥幸心理也戛然而止，他们是当晚被控制的第一人。

对于黄兆林而言，检察院并不陌生。这有着原郴州市交通局副局长、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多重身份的“官商”已经是“二进宫”。

2005年10月2日，湖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相关决定，黄兆林收受贿赂35万元，许可检察院刑事拘留。

此后，在检察院着手调查黄兆林时，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情发生了：市委书记李大伦亲自批示，建议检察院免于刑事处罚。

据当年侦办此案的两名检察官透露，李大伦之所以力保黄兆林，是因为李和黄的儿子都在国外读书，其费用均由黄来承担。如今查明的事实是，通过李大伦身边

的另一名商人邢立新“引路”，黄兆林多次向李大伦行贿，以获得升迁回报。

邢立新因此也从黄手中获得国际福云公寓、天龙汽车站等重大项目的承建。

邢立新曾是一名中学老师，出版过诗集，当过《常德日报》记者。因同样有着舞文弄墨的喜好与李大伦相识，1999年2月，李调任郴州市委书记，邢便跟随而去。有了市委书记这座“靠山”，邢开始接一些工程，数年间，积累了上亿资产。目前，邢立新名下控制的公司包括郴州名锐置业公司、郴州和德物业公司、长沙名锐实业公司、宝丰园实业有限公司等。

在郴州，邢立新与李大伦关系过于密切，因而被多数人误认为“亲戚关系”。甚至邢被称为“地下组织部长”，某些官员升职都要通过邢立新引见打通关节。2005年5月初，邢立新被抓。

这个夏天，湖南郴州需要重建的，不仅是被洪水毁掉的家园，原市委书记李大伦的落马牵出腐败窝案，在郴州官场引发一场不小的地震……

8月9日，52岁的郴州市委宣传部长樊甲生被专案组控制。9月1日，处理该案的一名副检察长透露，樊甲生向省纪委供述的涉案金额超过1000万元。这名“矿难新闻灭火队长”正是因向李大伦行贿受到牵连。

李大伦夫妇共受贿1325万元。另有党政干部以拜节、贺寿、出国、儿子留学等名义所送的600多万元，未计入贿赂总额当中。李大伦家庭存款3200万元，目前已冻结其中的3155万元，计为“巨额财产来历不明”。

记者近日从湖南省委《关于李大伦案初步调查报告》获悉：除市委宣传部长樊甲生外，郴州市国土矿管局党组书记杨秀善，以及20多名民营企业家相继被查，该案波及当地党政干部、商界人士158人。



李大伦(资料图片)



去年落马的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在长沙被审讯时感叹，“在郴州要数贪官，我算小的，只能排在第12位。”

封锁矿难消息可获回报

樊甲生分管矿山时，其亲戚和属下都靠着樊手中大权攫取私利

跟李大伦一样，随着樊的升迁，一些“嗅觉”灵敏的商人也纷至沓来。安仁人周湘安和侯小毛便是其中之一。

据知情人介绍，今年43岁的周湘安原系安仁县电力局局长，后在樊甲生的栽培下，当上了副县长。樊甲生升任市委常委后，周主动离职，随同樊来到郴州在市内的苏仙南路开办了名为“天成休闲餐饮有限公司”的一家大型豪华洗浴店，随后，他又将这洗浴店转让给了一名长沙老板经营。紧接着，利用樊甲生掌管矿山大权，周先后在永兴县塘门口镇开办了4个矿。随后，周又将这些办矿手续高价转让，获得巨额回报。

此外，被证实的还有，樊甲生的妻弟此时也依仗其姐夫的权势在资兴市境内开办了两家煤矿。

9月1日，北湖区一名副检察长证实，侯小毛等人向樊行贿金额多达几十万。

矿山成为樊甲生牟利的来源，在樊甲生升任市委宣传部长时，仍没有放弃过这块“肥肉”。

发生在2005年9月，后来“震惊高层的哄骗事件”最为典型。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来郴州检查煤炭安全工作。此前，政府个别官员就将这一消息“透露”给各煤矿。宜章县骑田林场近百家非法煤矿将通往煤矿的公路用大型铲车挖断。

湖南一记者进行暗访被发现后，煤矿老板立即向樊掌管的部门进行汇报。记者的采访还没有成稿，樊的手下就已来到。后来，该名记者被报社开除。

据知情人介绍，樊甲生担任市委宣传部长仅一年，就找到了一条发财门道，被新闻界称为“矿难新闻灭火队长”。当一些非法开采的小煤矿发生严重矿难事件后，樊甲生常常要求在第一时间对消息进行封锁，而后可获得矿山的干股或现金回报。

好大喜功 李大伦“唯工程论”

郴州窝案中，除矿山外，另一个孵化腐败的温床是市政工程

李大伦治下的郴州，一些市政工程迅速确立并上马实施。一名官员向记者透露，李好大喜功，是一个“唯工程论”的官员，市政府某些重要官员甚至分领了各自的“工程项目”。

2005年8月，樊甲生分得了郴州市五岭广场一块面积约200平方米的超大全彩电子显示屏项目。记者查证这个由郴电国际占45%，郴州市广电局占20%，郴州电宽带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占35%的全彩电子显示屏实际造价只有180万元。经樊精心合计，实际结算竟达到了660多万的天价。而后，樊将所得“回报”分给李大伦妻子陈立华数十万元。

除了行贿买官，将樊甲生、杨秀善和李大伦等人联系在一起还有矿山。

2003年下旬，郴州市国土局土地监察执法大队接到北湖区梨树山村村民的联合举报，该村王仙岭一家投资上千万元开采白钨矿的矿山非法开采。一名副大队长检查时，该矿老板已用挖掘废弃的土石将几条上山进入矿区的通道全部堵塞。尔后，北湖区、梨树山村干部分别闻讯赶来，劝阻执法人员不要插手此矿的调查。这名副队长回忆说，这些说客明显示意是“李大伦书记的关系户”，并告诫，“小心由此引来祸害！”

事后证实，当时审批该矿的领导正是分管矿山的市委常委、市长助理樊甲生，而杨秀善时任郴州市矿管局局长。

郴州官场 变得千疮百孔

频频发生腐败案件，郴州许多县市领导班子换届大会提前进行

李大伦窝案对郴州重创不亚于自然灾害，郴州官场已变得千疮百孔。

在许多县市，领导班子换届大会提前进行。据一名官员推测，原定在9月召开郴州市党代会，可能受案件牵连，推迟举行，要看案件进展情况而定。

9月1日，记者从郴州市北湖区检察院一名副检察长处获悉，樊甲生行贿受贿案已由湖南省检察院指派该院办理。目前，已组成3个专案小组分别在长沙、郴州等地加紧对樊案调查取证。这名副检察长透露，目前已查清樊涉案金额高达1000多万元人民币。

在湖南省纪委、检察院联合调查组看来，这不过是李大伦案中的一个序曲，更大的网刚刚撒开。近年来，因“肖鹏金被杀事件”“嘉禾拆迁案”“全国第一公积金案”，郴州官场屡出大案，重建郴州政治生态环境已成首要之举。

一个谶语是：2005年6月，在原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李树彪挪用1.2亿元公积金案发后，落马的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在长沙被审讯时感叹，“在郴州要数贪官，我算小的，只能排在第12位。”现在看，这些“前仆后继”的腐败案涉案金额都将超过雷的数目。

《南方都市报》供稿